

满洲黑手党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

刘万钧等 编译



THE RUSSIAN FASCIST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61

# 满洲黑手党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

刘万钧 郑志宏 编译  
曹 默 苏继东  
刘万钧 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黑) 新登字第1号

责任编辑：张黎明

封面设计：冬妮

**满洲黑手党**

Manzhou Heishoudang

——俄国纳粹黑幕纪实

刘万钧 郑志宏 编译

曹默 苏继东

刘万钧 校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肇源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68/16

字数：330,000

1989年8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

ISBN 7-207-01080-X/I·223 定价：7.00元

##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约翰·斯蒂芬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1971年，在一本1942年出版的旧杂志上，一篇题为《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哈尔滨》的文章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求索精神，立志要对“俄国法西斯”的来龙去脉穷源竟委，乃于1971年到1975年间周游了英、德、苏、日、美诸国，借助于因时间久远而解除了对档案资料保密的规定，查阅了这些国家有关机构档案库中的俄国法西斯分子档案，并走访了有关的历史见证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本书基于这些资料再现了近代史上一段扑朔迷离而又被人们忽视了的插曲。

十月革命后，大批俄国人流亡国外，这些流亡者中有逃避革命的旧军官、政客、地主、富商，也有逃避内战、外国干涉和饥馑的农民和无产者。他们生活飘泊，精神空虚，而在政治上则各自保持不同的倾向。一些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认为反革命可以使他们重返故里，并恢复他们从前的天堂。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一小撮法西斯分子。这一小撮流亡国外的俄国法西斯分子搞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十字军运动，妄图借助于德日对苏联的进攻，消灭苏联共产党，接管苏联

政府，在苏维埃国土上建立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本书记述了这场“十字军运动”的引人入胜的故事。

作者以丰富、有据的资料，翔实、生动的叙述，揭露了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反动思想和罪恶活动。作者又以辛辣的语言，幽默的笔调，讽刺了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愚蠢和狂妄。书中既有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情节，也有马克吐温笔下的滑稽场面。这帮俄国法西斯分子欲为其所不能为，很可悲；其装腔作势的小丑表演，很可笑。但是作者认为，“如果他们真的成功地建立起一个法西斯的俄国，很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作者对俄国法西斯的性质、产生的根源和其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原因都根据他自己的观点作出了可取的分析。至于他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的一些提法以及他使用的一些历史上的地名，诸如“满洲国”、“新京”等等，我们都原文照译，以保持原书的面貌。

本书正文20章，郑志宏翻译了《序》和第1—5章，校订了第16—20章和《事后分析》的译文并对全部译稿作了文字润色；苏继东翻译了第6—10章；曹默翻译了第11—15章；刘万钧翻译了第16—20章和《事后分析》，校订了《序》和第1—15章，并最后统校定稿。

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得到哈尔滨市社会科学研究副所长李述笑、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西伯利亚研究所所长徐景学、副研究员高云山、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郝建恒、情报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洪声等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一定会有不少纰漏乃至谬误，请广大读者多多指正。

#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序	1
第一章 散居国外的俄国人	12
第二章 欧洲俄国流亡者右派的形成	32
第三章 在中国的白俄居住区	54
第四章 来自海兰泡的小伙子	74
第五章 同日本人的关系	89
第六章 满洲黑手党	104
第七章 俄国灰姑娘	129
第八章 新英格兰的俄国领袖	164
第九章 拼凑法西斯联合阵线	182
第十章 哈尔滨最高级会议	199
第十一章 分裂	223
第十二章 蔓延	242
第十三章 远东风格的国民革命	263
第十四章 康涅狄格州的把戏	291

<b>第十五章</b>	风暴骤起.....	321
<b>第十六章</b>	预示未来的一年.....	361
<b>第十七章</b>	小丑表演，受到惩罚.....	391
<b>第十八章</b>	哈尔滨的最后探戈舞.....	432
<b>第十九章</b>	决定命运的转变.....	453
<b>第二十章</b>	演变.....	493
事后分析	.....	514

## 序

俄国法西斯分子？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几个词有一种不和谐甚至不自然的味道。它可能是50年代的冷战勇士所挥舞的反苏用语，或者只是有点滑稽的胡言乱语。很少人会想到这是一个有信条，有进行曲，有卐字袖标，有自己的元首和在全球都有捧场者的羽翼丰满的政治运动。本书的主旨便是揭露这个未必令人相信的幽灵的历史真相。

谁是俄国法西斯分子？多数人对此未有所闻，这是不足为奇的。真正的俄国法西斯分子从来不超过10000人，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声称他们有两倍于此数的追随者。他们是流亡者或流亡者的后裔，散居在世界各处的俄国飞地。他们当中有沙皇军官、哥萨克骑兵、东正教牧师、持不同政见的学者、心怀不满的有产者和流离失所的无产者，杂以一些假贵族、一名罗曼诺夫王朝的少年成员、各种已定罪的重罪犯和不多几个苏联间谍。在二十多年间，这个奇特的队伍阴谋策划一次堂吉诃德式的十字军征伐，以接管苏联，建立一个超过墨索里尼意大利、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俄国。在30年代，他们活动于柏林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天津和东京，开罗和芝



加哥，瓦尔帕莱索和维也纳，巴黎和康涅狄格州的帕特南。他们网罗年轻的流亡者，培养他们有去国怀乡之苦的爱国主义，培养他们对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镇压国内共产党人并且似乎给意大利和德国增加了活力的作法，怀着一种既带有几分敌意又强烈迷恋的情绪。他们勾结一切能投合他们的幻想的人物：中国军阀、日本将军、纳粹头目、一名芝加哥巨头的女继承人以及康涅狄格州警察。1941年，俄国法西斯分子在他们的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狂热地准备从第三帝国（德国）的征服部队那里“接管”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的梦幻在表面看来似乎就要开始实现的时候就破灭了，剩下的是一堆叛逆和死亡的渣滓。

历史是会重现的，先是重现为悲剧，然后重现为笑剧。在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历史中，悲剧和笑剧交替重演。他们荡迹于被人遗忘的角落，飘忽不定而又无能为力，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醉心于“大事业”的白日梦。有一个崇拜斯大林的人，确信这位伟大领袖营造了尚未开闸放水的反犹水库。另一个人则向遍布全苏联的幻想中的间谍网发布命令，并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农场以玩具和供玩赏的动物举行军事演习。俄国法西斯分子模仿德、意两国使用法西斯党徽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他们虔诚地给灯罩、裤纽、纸篓以至圣诞老人装饰了卐字。然而他们的荒唐古怪行径是悲剧困境的象征。可悲的是，俄国法西斯分子除了同他们的敌人结盟之外，不知道如何用其他方法为祖国效力。这些爱国的叛逆者成了人人攻击的对象，人人使唤的走狗。

“法西斯分子”这个标签为什么会贴在这群特殊的俄国人

身上？主要是因为他们自称是法西斯主义者。这个词儿臭名昭著，难以给它下定义，但是只要略微研究一下它的用法，就能弄明白俄国法西斯分子如何符合于历史上的那些突出典型。

在现代语言中，“法西斯”这个词什么地方都能贴得上。人们也许最常听到它用于形容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纳粹德国、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1931—1945年的日本、阿连德去世后的智利，极端民族主义者与军国主义者的政治组织，象罗马尼亚的铁卫团<sup>①</sup>和匈牙利的箭十字运动<sup>②</sup>，也被称为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这个词除了用来形容特定的统治制度和特定的组织外，还用来作为对任何事或任何人的诅咒之词，从政治对手之口或惩戒子女的父母之口冒出来。托马斯·杜威被某些国家的批评家贴上了“法西斯分子”的标签。《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专栏作家最近谴责美国的对外政策是实行“外部法西斯主义”。一位五角大楼分析家在1975年声言，国防部的所谓保护承包商的贸易制度是“十足的法西斯主义”。帕特里夏·赫斯特留居共生解放军期间<sup>③</sup>，谴责了这个“法西斯猪仔”的生活环境。

---

① 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原名“天使长米哈伊尔军团”，1930年改名为“铁卫团”。——译者

② 即箭十字党运动。箭十字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的法西斯组织，其首领为萨洛奇·费伦茨（1897—1946）。——译者

③ 共生解放军是美国的一个极端派秘密组织，曾抢劫银行。帕特里夏·赫斯特是美国报业巨头赫斯特的孙女，被共生解放军绑架。——译者

“法西斯”也作为攻击性词语用于左派。反共政论家在50年代有“红色法西斯主义”一说。1973年，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贝林格谴责他本国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客观法西斯分子”。30年代，苏联共产党把离经叛道的同志叫做“社会法西斯分子”。这个特别词汇已物归克里姆林宫原主。

法西斯主义的不定向的环形防线，变化多端的政治态度，以及乱七八糟的结合，使得法西斯主义成了把握不住的难以理解的现象。《韦氏第三国际辞典》给法西斯主义下的定义是“任何以严厉的国家主义政治纲领建立集权的、独裁的国家制度，实行工业、商业、金融组织化，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以及对反对力量进行强力镇压的倾向”。这个概括的表述仍然留有讨论的余地。列宁指出，法西斯主义——连同帝国主义——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法西斯主义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是，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只把法西斯主义限于特定阶层和特定生产方式，忽略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农民性（例如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样）。诚然，某些评论家从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家伦佐·贝多尼到托洛茨基，都认为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俄国表现了典型法西斯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当然，这样的说法在苏联国内遭到了强烈的谴责，苏联的评论者作出了反应，他们对列宁主义给法西斯主义所下的定义加以推论。杰尔查文<sup>①</sup>教授在1941年宣称：“法西斯主义是斯拉夫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伊利亚·爱伦堡说得更直率：“法

---

① 苏联斯拉夫学家、历史学家（1877—1953）。——译者

西斯分子有多种多样。有的象啤酒，有的象葡萄酒……但是他们刻骨仇恨苏联的时候，你总能够识别他们。”

即使在非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对于法西斯主义的性质也没有一致的见解。柯罗齐<sup>①</sup>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行动主义的陶醉，是幼稚的冒险主义，短时期灾变性的突然发作，是欧洲思想潮流中一时出现的畸变。另一些人则强调法西斯主义同旧模式的连续性。有些评论者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制度，还有一些人则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这个问题常常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并且对于提出抽象的法西斯主义“模式”是否有用的问题持不同见解。对各个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剖析和对各个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实践经验的看法如此大相径庭，以致有不少人怀疑能否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定义。

历史将把俄国法西斯主义看作是二、三十年代形形色色的社会经济小团体搞起来的运动；这些小团体深以政治上绝望、国民自尊心受辱、经济地位改变以及文化上的怀旧情绪为苦。俄国法西斯分子吹捧独裁的国家，追随神化的领袖，乞灵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价值，而且尚武好斗；但他们并不都接受反犹主义。俄国法西斯分子把他们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归结为“综合从白党<sup>②</sup>运动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德意日

---

① 意大利哲学家（1866—1952）。——译者

② 这里的“白党”指旧沙俄政权的坚决支持者和众多反布尔什维克将领中的某一两个将领的追随者，这些将领在俄国内战时期组织了军队。但是到了20年代，“白俄”则泛指所有在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1917—1922）期间离开故国的全部俄国流亡者，而不管其政治面貌如何。——原注

法西斯主义的经验，俄罗斯帝国的光辉过去和当前革命后的现实的产物”。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另一方面也是独特的：他们在本国之外活动，发展一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世界性”法西斯运动。但是，背井离乡的生活迫使他们分散在全球各地，这表明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情况迫使他们任凭外国主子的摆布，并把他们拖进荒诞的幻想中。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字记载，但是却从来没有叙述过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全部历史。有人写过关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丛书；学者们已分析过美国人、阿根廷人、日本人、以色列人、法国人、瑞典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丹麦人、中国人、挪威人、瑞士人以及其他中间的法西斯运动。但是在所有这些活动中，为什么对俄国法西斯分子的经历很少给予注意呢？

首先，有关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情况很难获得。这个运动的自封的领袖——弗拉季米罗维奇·罗扎耶夫斯基和阿纳斯塔斯·安德烈耶维奇·旺夏茨基已经去世，而那些还活着但对公开露面扬名于世已不再感兴趣的追随者，却隐瞒了他们的历史。这个法西斯党的活动记录已经散失、销毁，或是藏在不能接近的苏联地下档案库里。只有把分散于世界各地档案库中多种语言的残缺资料拼接起来，才能瞥见这一研究对象的全貌。

其次，虽然本来可以指望苏联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个有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同谋者渗入的反共阴谋提供许多情况，但是他们竟令人不可思议地对俄国法西斯主义表示沉默。种族上的敏感性是否使他们不能承认“俄国”法西斯分子的存在？

或者，这种沉默是否因为俄国法西斯竟同苏联共产党在组织结构与词藻运用上有使他们难堪的相似之处，而且这种相似之处可能会被别人抓住而加以利用？不管有什么制约因素，苏联作家大约还是同他们经常提到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分子一样，经常提到俄国法西斯分子。偶尔，当书刊中提到旺夏茨基和罗扎耶夫斯基这类俄国法西斯领袖的时候，他们就在“白卫军”这个无所不包的红色术语下，同哥萨克首领、沙俄将军和其他旧牌号的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

第三，那些在俄国法西斯分子当中生活过的人谨慎地保持沉默。多数俄国流亡者同法西斯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人还积极反对法西斯主义。而那些具有法西斯主义气质的人则在私室里喋喋不休地谈论不可外扬的丑事。

“那是敏感而微妙的论题。”伯克利历史学家尼古拉斯·里亚沙诺夫斯基教授于1975年听到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时说。无疑，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间，法西斯主义对许多急于要推翻苏维埃政权，同时又对君主制度和自由主义表示不耐烦和大为失望的俄国年轻的流亡者，以及许多较为温和的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者具有感染力。在君主主义运动本身已表明其不合时宜并显得愚蠢的地方，法西斯主义似乎还风华正茂，具有活力。在自由主义于1905年到1917年之间在俄国暴露了它的弱点的地方，法西斯主义可望把全国力量动员起来并且团结一致——如果有偶然的良机的话。在社会主义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地方，法西斯主义就把国家抬高到阶级之上，许多流亡者就觉得急切需要全国性机构。法西斯主义不是拯救了意大利——其后还有德国——免遭共产主义的祸

害吗？法西斯主义不是提供了最有效（如果不是唯一有效）的破坏布尔什维主义的方法吗？今天，我们大家对奥斯威辛记忆犹新，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四五十年前曾为这种法西斯主义思潮所动。因此，许多有关俄国法西斯运动的第一手资料就消失在保全自己的沉默中。

1971年我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浏览战前的一种名为《东方画报》的日本杂志时，第一次知道有关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情况。我的注意力被1941年刊出的一篇题为《俄国法西斯分子在哈尔滨》的文章吸引住了。文章的作者阿马·拉希里是当时所谓的“东亚新秩序”的印度辩护士。在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画像下的日本顾问面前装模作样地摆出姿势的斯拉夫冲锋队员的照片，带着蓬乱不堪的胡子象基督似地凝神注目的法西斯“首脑”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的照片，在苏——满边界上挑战似地发光的卐字霓虹灯的照片——这些照片立刻给我一种极不协调、荒唐可笑、可悲可怜而又无可奈何的印象。我记住了这篇文章，作为不寻常的奇闻用在我的讲义里。

1972年我在伦敦公共档案局附属的葡萄牙部从事研究工作时，发现几页关于白俄在远东的资料，这些资料与英国外交部新近降低了保密度的1938年到1945年的中国案卷保存在一起。其中一份文件载有已故牛津大学东方学专家赫德森1941年所写的一份有关日本庇护俄国法西斯分子运动的报告。另一份的内容有罗扎耶夫斯基1941年6月发自满洲的信件和电报，这些信件和电报命令他的欧洲代表在德国国防军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建立法西斯小组。罗扎耶夫斯基的指令被

不列颠帝国的检查机关截获，并促使英国秘密调查流亡者对希特勒的反苏十字军的反应。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法西斯分子不是反映异国情调的小事。我决心有系统地探索这个问题。

两个星期以后，我到了苏联。列宁格勒、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老一代的苏联公民的谈话，暴露出鲜明的“白卫军”意识，但是对于俄国法西斯分子运动本身，几乎没有能令人接受的认识。

我取道西伯利亚到达东京，查询了外务省档案馆，并看到了四卷标有“白俄法西斯分子的活动(1925—1944)：秘密”字样的报告和通信。其内容不但有日本派往满洲和中国的外交官发回的急件，而且有内务省警察详述罗扎耶夫斯基同日本人正式与非正式接触的报告。外务省的档案中涉及盖世太保和联邦调查局，这说明在美国和德国的档案库里可能有更多的材料。

德国档案馆里果然藏有关于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料。纳粹党、党卫队和东进部<sup>①</sup>的记录提供了德国境内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某些情况。波恩外交部档案馆藏有德国驻瑞士伯尔尼大使馆收罗俄国流亡者的资料。斯图加特“德国外国研究所”的案卷中，关于满洲的德国人的报告为我打开了有意义的视野。

美国档案库收藏的在美国活动的俄国法西斯分子的资料原来是丰富而与众不同的。司法部、国务院和陆军部在这方面本来都各自有案卷，而今都存入华盛顿国家档案局。旺夏

---

<sup>①</sup> 德意志帝国东部占领领土部。——原注



茨基在司法部的案卷既有联邦调查局的详细报告，还包括来自移民归化局的资料。联邦调查局1939年到1941年的四份报告原先是受保密限制的，但是1975年6月25日我按照情报自由法案向司法部提出申请后，这些报告于1976年6月15日解除了限制<sup>①</sup>。在麻省沃尔瑟姆的联邦档案文献中心藏有1942年旺夏茨基大陪审团的审讯记录文本。在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会（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专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斯拉夫专集里几乎保存了全套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报纸、刊物和小册子。

除了收集文字记录外，我试图寻找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两人尚在世的的朋友和追随者。这项工作处处遇到障碍。因为时间已经索去了一些人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已湮没无闻。纽约的俄文日报《新共和言论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提到了许多头目。我向美国国家人口统计局查找死亡记录，得知有关人物的姓名和住址。不久，我给全世界——从法兰西到塔斯马尼亚——的流亡者写信。为了访问特别有价值的知情者，我多次到纽约和旧金山去。1974年，我访到了罗扎耶夫斯基和旺夏茨基的亲属，前者在旧金山，后者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

这期间我三次前往康涅狄格州的帕特南，这地方一度因为是全俄法西斯党的“中心”而引人注目。十几位当地居民慷慨地答应提供他们回忆中的有关旺夏茨基的往事。有价值的

---

① 在这同时，机密报告也由司法部刑事处和国防部海军调查处解除了限制。——原注